

胡文忠公遺集

胡文忠公遺集卷八十一

善化鄭敦謹

編輯

湘鄉曾國荃

復葉介唐太守孫樹人司馬

辛酉正月廿七日

閱悉來書備述團練防堵及籌賑捐辦轉運各情形
所有各條覆陳於左 一天堂爲潛太桐懷舒霍之
樞紐賊所必爭擬整頓介字營與兆字營相輔以守
礮卡並擬另起援勇一條 查介字正副兩營營官
苗事生疏隊伍散漫必難得力其所以不得力者營
官非才不在勇丁也本應撤去惟目下援賊既有窺

伺天堂之意且只裁去親兵二百名酌揀匪一千人
卽交兩兄更番整頓俟援賊退後再議撤留至謂另
起援勇一層緩急輕重由責處酌辦只恐徒增糜費
究無大益耳不若速行保甲之法平日責令稽查一
且有警卽就碉卡近處呼集守備則費較省而事易
辦至防守事宜及分合進止之法全在相度形勢探
詢緩急佈置有方自能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此又在
兩兄之臨機應變也 一來函所言團練尤爲當今
之急務一條 查聯絡官紳不如認真辦理保甲之
法且潛山既有練勇千餘人一面仍督行保甲不言

團練而團練之法已備不必又創團練之名近十

年天下均言團練而天下無團練能戰能守者是團

練究無實際也且舍百戰之精兵任其飢潰而欲糜

費於新集之民兵必爲失算應以籌餉爲先務

一各縣畝捐旣提爲公費兆營口糧應從畝費中除開

給餘盡歸公提用一條可如所議行之

一懷桐潛太望五縣畝捐每畝取錢六百文一條

查太湖縣志糧額每畝只科銀七分有餘米五升有餘各縣科

則相去應不甚遠卽開櫃徵收如湖北之裁汰陋規

亦未必每畝徵至六百文之多此時五縣畝捐總照

舊日徵收丁漕并算或比其舊日錢糧稍輕則民生受福而軍餉尤爲有益至前此抗欠畝捐之戶仍應酌量追繳以昭平允宿松錢糧餘平過多俟各屬畝捐成數由介唐籌畫酌給各令及辦公人等費用外一面酌提宿松縣餘平歸公可也 一大營轉運夫價一條 查畝捐旣已歸公夫價不得再派之民間應由轉運委員相地之遠近定價填給夫票地方官照票給發馬隊營稻草亦應提錢籌買至往來差事自應以各營營務處印票爲憑不得混冒以節糜費餘俱由介唐處酌量情形稟明辦理可也

致官使相 二十九日

中堂鈞座霍山天堂告警靜以鎮之或可不亂賊計
欲以此試牽桐城之兵耳桐城之兵仍不宜多撤夷
船入江漢計已到鄂此爲初正通商之要不可苟簡
始計若誤後日受累無窮弟意內地關稅釐金均關
國計軍餉餉苟不充則內地商賈亦阻不僅我
國受其害卽啖國亦無所利矣明白宣示是在鈞度
權衡丹初爲糧臺第一等人才前乞尊處絮保以道
員爾楚不知因何漏洩丹初求去甚堅弟必不準也
惟有堅心苦求之而已因思士各有志彼既不願外

官可從其志如前案已經 奏出卽不必論如尙未
奏或請尊處刪去丹初之道員保舉畱待後來亦
可行也弟病虛弱如前幸雜恙已漸瘳只欠調養耳

致李方伯

二月初一日

別後依依不舍殊難爲情公愛我過深惟以彼此保
養相報天堂似尙無警霍山已警松關麻城亦必警
也孫樹人函來言賊十萬盡歸霍山弟未敢信成處
無信梁處信來亦尙言分布長嶺兩路口城守則力
薄也此時難於籌撥只可令其堅守弟氣弱神疲之
外並無他病

致唐方伯 初二日

尊函所商已註釋於旁呂應委中上缺恆獻之擬俟
錢漕鐵門限過時卽委黃陂縣孫繼祖可調山郡中
缺也馬可到任孫令異日不可委首要其人非學問
讀書人且輕佻恐敗壞風氣也霍山甚繁當力籌之
訓營得生歸楚者如生入玉門關豈願爲豫州之行
哉雖三公不易何可強拂人情

致李方伯 初三日

二十九日霍山失利已另抄寄上賊到英山則無處
不通矣奇在將敗而營中死守者尙爲賊所隔應商

者列於後 一元亨撥隨舒公無一步隊力太薄也
一尊處若可速撥三四營迅隨舒公力乃稍厚
一尊處多撥營賊必由霍山通天堂之處橫截入山
再圖出山此事令弟無法可思議 一議者言鮑鎮
已復建德可調來一助公意以爲何如 一擾商固
者另是一枝捻匪卽孫葵心餘黨爲毛髮所嗾使也
以上求飛示迅決

復官使相 初三日

中堂鈞座洋船始到我公開誠布公可使遠人敬服
來諭關卡得人誠爲扼要之論又言書差難用久在

關上人不可用尤爲洞見情弊鍾君可信決不貪
可一切令其自行挑選公權衡至當無待弟之贊助
竊計通商者彼以求富也我亦欲以此富國而贍
軍惟我公盡畫籌之聞甫卿三兄去年到熱河所賠
不少今又派捐七千尊處五千天下喫虧者惟

君與相耳老兄生平均喫虧不爭便宜時方艱難喫
虧之事固兄所安狗逆知桐城難破安慶之圍不解
近復以大股粵捻先犯天堂經我兵嚴防二十一二
十二日北犯霍山余副將扼守四晝夜賊從他路繞
入二十九日四營潰退尙有三營爲賊所隔絕英山

太湖潛山均震蕪水漸州羅田均空虛已請舒六爺
馬隊四百帶步隊二營先行馳赴英山函告希禮二
處酌撥數營赴英山助剿弟至弱至疲氣喘神散決
不能久活每閱一二稿作數行字心氣卽動喘息必
逆服藥總不見效幸尙能啖淡飯一碗耳

復李方伯

初四日

潛山得沈胡助之可不失守太湖得崇如來督籌一
切共計一千五百人足以堅守弟積弱又不能親履
城上如得崇如兄來此督理弟可放心成武臣本欲
調元亨前去因舒公行時以無步隊爲慮故暫以元

亨爲助舒公隊伍到時恐英山已不守賊情瞬息
變不能遙揣也餘意囑壽山詳致

復李中丞

初五日

初五日午刻得初四日午刻書知翁咨已到此時以
艱鉅自任卽應隨摺奏請賢才以期共濟俟台旌到
太湖時可卽商定拜摺也聞賊有竄松關等處之勢
蕭爲則一軍明日可到當由陳德園先進公軍拔動
賊謀必早已報知陳逆矣如松關麻城能守定不失
公軍倏忽又回桐城乃是兵家妙計元亨舒公已咨
札速往松關矣

致李中丞 初五日

本日據英太步撥及何紹彩馬嘶鋪來稟言賊入英
山該副將百人及舒公馬隊均未會趕到是蘄水蘄
州羅田黃岡均已喫緊尊處頭起蕭爲則六營听晨
可到當由陳德園進剿以保兩蘄二起三起次第可
到弟前兩日咨商鮑鎮北援姑備一說茲聞李秀成
潛師出上清擾撫州并恐擾及臨江南昌是鮑鎮必
難分助矣蘄黃得蕭軍全力復得公爲之所轉危爲
安惟懷桐二軍恐大股趨重轉爲不支此爲中情耿
耿耶

致糧臺閩副郎 初五日

憂邊無術結病已深與公申約弟朝死公夕行始終
不違前議也誠求篤懇弟固無情可訴惟有求情而
已賊入英霍希庵全軍回剿頭起明辰可到太湖希
庵亦於次日可到弟病不能從當嬰城以自守皖撫
戰楚地楚撫守皖城何相報之速耶省城派小弁小
員陸續由巴河等處運濟希庵一軍萬人軍火子藥
徑送其營營無定向每次約百餘石逐日運之必可
濟也大局必可保全可告之省中均無過憂弟面色
如白紙神彩如槁木兩鼻孔日夜翕張蓋喘息粗而

神明已竭也渭春來書二十日矣至今因病未復意欲楊李二參將速行而孰料三千五百人竟爲三萬賊所破哉以潰率與人則蹈爲謀不忠之戒欲另行籌撥而各路淪陷全楚動搖亦苦不能設法公其爲我先致此意鄙人卽將死亦不能無情於豫州牧也

復曾使相

初五日

賊由霍山入英山從此蘄黃十縣均警另股竄商城松關麻城亦危希庵撫軍以八千人初四初五初六日三起上援吾恐上援未至而僞干王與僞英王復折而入桐城懷甯則希庵亦回援不及是用耿耿耳

地大兵單將才太少爲之奈何前皖撫翁今豫撫嚴
尙奏乞楚軍不知楚人自身難保也鮑鎮必難援北
元公之背終恐危而不安元帥大燾似可駐東流地
勢與建德等耳東流較爲易守賤恙非葯力所能補
救神明已竭氣息常喘其能久乎

致會使相 初五日

李秀成擾及上清撫建均危是前乞鮑鎮北援竊恐
萬不能行大燾早駐江濱善地尙可籌撥三千人以
益北岸雕勦楚疆有希庵回援當可轉危爲安賊已
破英山入蘄水界其另股擾松關者成鎮大吉力量

亦單此番楚疆大震竊料必有數處失誤以空虛無一卒一兵大勢爲賊所覺也希庵新得皖撫心念助之有才亦苦困乏耳

復曾使相 初六日

賊入英山黃州十邑皆震亦皆可危尤苦者松關麻城之成鎮梁守捻攻其外粵繞其後耳希庵明日可到太湖擬由張家塆一路進剿以顧楚疆遇賊則戰事必捷但歧路有歧殊難分剿耳前兩日尙擬望鮑軍北援聞李秀成深入江西腹地不復希望恐江西僅左軍援剿尙不能支也多與希庵面晤之後乃分

希庵全軍西援若多公能堅忍一月事乃有濟林翼分應救鄂而病不能起皖撫代之其力百倍於我矣

致曾觀察 初六日

賊開籬笆填小港豈將遁耶狗入英山蕪黃均震李希庵中丞全軍回援遇賊則必勝但恐另有狡謀耳鮑君恐不能北援以李秀成竄撫建江西腹地均震滌丈之視江西猶林翼之視湖北也

復曾觀察 初八日

賊五萬人由六安霍山攻松關成鎮二千五百人初四日大勝然賊勢甚盛心以爲危其踞英山者尙在

斷界之外初五日之報不敢深入也李秀成入江西
腹地滌丈之兵實苦難撥滌丈駐建德不駐東流蓋
江濱亦有討嫌之處烏跡獸蹶交乎中國聖人獨憂
之矣此意出於鄙人之妄測病重未能時寄祁門書
望告之一二

致李中丞 十一日

賊偷入黃州武漢震驚恐又假冒官兵擄船偷渡江
漢矣有謂宜請公處分兵三千不帶帳房馳守省城
者弟思分去三千人必難力戰且賊踞黃州是避野
戰之意一切情形弟無從遙揣惟是亂變甚大弟自

慙得罪鄂人公臨機應變調度之方隨時決行遠道不必相商也

致會觀察 十一日

賊蹤飄忽異常武漢殆且不免多公欲自帶六百馬隊上援曾力止之舒公則欲林翼自行此義分之自然然病勢甚危不僅恐成進退失據之勢亦恐毫無神明決斷不足以有爲也

致李中丞 十一日

迭次探報賊於初九日似已竄出黃州過而不留則其爲急搶漢口無疑尊處分途偵探隨機剖決此時

以急請彭楊二人水師回援爲要弟已三次發信矣
尊處軍火軍米均靠水師乃能貫輸又有謂賊勢內
犯松子關孤守無益者應撤隨麾下以便分枝弟心
中無智慮而人言嘖嘖不知所裁一切請兄酌定

復曾使相 十一日

李世賢一股自休甯竄至婺源是江西之警變當更
甚於湖北尊意欲鮑軍於瑞州奉新武甯義甯之間
似可先飭移營九江應請酌定速行英逆四眼狗從
英山犯蘄水舒公馬隊初九日已從閒道回蘄黃繞
出賊前希庵中丞初十日可至張家塆另股五六萬

人撲松子關成大吉以二千五百人扼之初四日大捷初七日亦捷我軍亦受傷三百餘人然賊勢甚盛舒公李公速援尙可爲也

復曾使相 十二日

鮑軍畱援集賢關及九江二處尊見極爲定靜有法實無可易多公誓言卽被賊合圍食米軍火足支二月囑希庵專心辦賊不必以挂車河爲慮初八日賊假官軍號衣頂戴入黃州城次日卽分竄上游希庵十三日乃能到蘄水隔賊數百里如武漢不失則賊從豫境回舒桐前敵之警在四月如武漢已破則事

變尙不可知

致會使相 十二日

據成鎮來稟龔逆大股四五萬人於初八日退竄賊
供欲由英山會同前往打黃州查由流波磴至英山
計日約到英境自英山至太湖直走安慶無險可扼
林翼僅有守兵二千無出隊打仗之兵現在希公已
過蘄水上援武漢不能兼顧潛太安省一路頃奉手
示鮑鎮視南北兩岸喫重之處相機應援數日內英
太若警卽一面咨調鮑鎮徑赴集賢關迎頭痛勦此
股擊退仍返南岸以備策應臨時往返函商恐稽時

日先此豫訂懇函致鮑鎮爲荷若全股上竄則局面
又變希公得手另由北路竄回則此舉無庸議矣武
漢尙未得信計水師上援非七八日不能到也

致曾觀察

十二日

安慶近日納降深爲可慮應請加意防備設法遣渡
他處切不可畱一人於營中賊情奸險我輩總以不
殺爲主而營中則斷不可畱一人且須遠而又遠切
求採納滌帥之議以鮑軍備援集賢關及九江所議
極靜定老成

復楊軍門

十二日

武漢大震安危未可知求尊處迅派水師上援并請
公與雪公酌移一位在武漢督辦十一十二日均已
八百里前懇計已接到矣盼望力救危局不勝殷企
江岸民船太多湖北划子又太多此心耿耿也

致會觀察

十二日

今早奉滌丈初八日書言安慶有賊許以鮑鎮來援
九江有事亦許鮑軍來援昨據成鎮自松子關來稟
松子關外龔逆一股疊經我軍擊敗於初八日退去
比獲賊供有由霍山趨英會同四眼狗前往黃州等
語刻下尙未確知其何往如果此股竄入英山直走

太湖此開城守甚堅賊必不能攻入或改撲集賢關
大橋頭等處卽當於英太交界之際先期探明飛函
請鮑軍至江今日復滌丈函亦言賊若竄入英太圖
犯安慶必速調鮑軍不候祁門回信仍候逐日發探
前往英山探明賊勢所趨卽當專足前往鮑軍一日
可到此時豫思於此耳

致李中丞 十四日

賊既假冒官軍以愚黃州恐暗伏山谷又假冒鄉勇
以誤官軍祈告之前茅後勁一體戒慎賊無真本領
此番自知力不能勝欲以詐取耳仍求我公不可焦

勞急切只求不改安閒整暇之規模必滅此賊矣

復左京卿 十四日

霍英破後賊遂長驅入蘄水假昌營號掛頂帽裝束以襲黃州武漢黃本無兵勇笨人下棋死不顧家其林翼之謂乎病中精力竭而思慮亦鈍又無人以拱卒舍癩子教我者林翼無死於牖下之志尤不喜死於婦人之手處煩惱之地得隱逸之病病何足惜死更不足惜獨患氣根清深欲生不得速死不能不能辦一事而徒貽誤耳軍事粗定恐不可留此時無話

可說

復李中丞 十四日

前因成鎮稟報初八日松關大股已退惟慮漢口空
虛上游無兵抄過因札梁守畱二營扼守麻城餘十
營由孝感一路急援漢口或與公作夾擊之勢今接
來示知逆股皆在巴黃一帶等情是畱松關各軍可
以杜賊西竄僅存英霍一綫爲賊竄走之路所見甚
卓弟之意恐公軍過巴河而西我軍得手賊必由蘄
州黃梅宿松一路下竄安慶以遂其解圍之本謀賊
剽輕而狡一日之閒情形數變弟無從懸揣茲復札
成鎮梁守如已拔動扼守何處由公就近調撥如尙

未拔營仍遵公教穩守關隘一切調度戰守機宜弟未敢遙度公徑自相機慎密爲之可也近聞有賊入羅田縣亦分擾牽綴之意成鎮之軍書現在阻隔須專差致送也

致李中丞 十四日

得書大患不患大亂不亂否則笑人吾甚愧之敢不自勉以遵格言前札成梁會保漢口心念漢口也得公書今日作札專送酌量而行軍情一日千變本難遙揣也太湖大營武昌有眷屬者居其大半日前議論紛擾責我不仁若某者可謂武漢罪人又可謂一

國非之而不顧也

復會使相 十四日

左軍分三路心嫌其單鮑軍援江西情理之正如丈
得早駐江濱尙有三五千人餘力聽丈指撥得希庵
十二日蘄水信武漢聞尙無虞賊屯黃州上巴河孫
家嘴及城中希庵囑以大患不患大亂不亂毋使人
笑林翼愧之

致李中丞 十五日

昨日奉書後省中文報已通得初九日以前各件矣
調襄陽兵荊州旂兵入守使相又調成梁入援省城

梁行否尙未知也聞另股入羅田蓋賊欲以羅田松子關爲出路此次巴河以東蘄水英山羅田之山谷中必另有一股暗伏其中欲俟前路交戰假團練以驚吾軍之後賊力絀專靠狡謀公以節制之師一戰而定矣

復曾使相 十六日

上溪口大捷則左軍之勢亦壯矣今年黃州之失黃州以上無一卒一將武昌忙亂不可言狀情形與七年蘄州八年麻城迥異謀之不臧願任其罪希庵回援自可了賊特必不能救省城之擾亂臨警募勇剗

髮者潛入城中矣尤爲可慮

復官中堂 十六日

十六日奉初十日大咨催兵查舒公七百人李公萬餘人旦到蘄水賊勢全力均在羅田邊界及上巴河孫家嘴黃州城并不敢分兵他擾希庵數日之內必有大仗一戰而勝尙可爲也林翼前調成鎮梁守回澌口漢口而希庵謂爲不可中堂亦早已札調矣但此時羅田道阻林翼之札是否送到尙未得有回信尊處之札非專差亦送不到也近處州縣無論賊之眞假遠近只有先期逃走而已人心不固至於如此

希庵處交戰在卽必難分兵林翼只有千人已分五百前來仍借桐城兵一千五百以守太湖林翼義應回省而病重不能行一步且二搖足則桐城潰矣賊力盡注於楚楚亦不支惟謀事失機信余際昌失當罪在林翼矣

復多都護 十六日

十五日來示并咨敬服敬服前敵如何可搖卽分兵一萬萬來不及弟尙不敢離太湖况老兄之前敵砥柱乎揆帥信仍奉還弟今日處萬不得已之勢又將太湖城守曹日昇撥援武昌矣現尙有二千人卽任

賊圍攻亦必不走

復唐方伯閩副都 十六日

今日已將調派情形另文行知得丹初初七日信清
圍之論兵多兵強則可行賊少賊未入內地則可行
此時不如責成專守麻城也余際昌另起後一日退
回天堂之三營內一營是禮左非余部下也弟尙畱
之其潰退之四營只畱三哨該營聞已畱四哨初至
英山而賊至繼至羅田而賊又至近又不知所之矣
湘軍到黃州地界已數日希庵之行兵也不肯速戰
戰則必求其勝十日內又見分曉矣弟氣促神散死

已晚矣然而太湖一步不可動也

復會觀察 十七日

賊供情狀已通行知照矣外濠處降賊公策原無憾
惟愚人所慮更深如能推而遠之使之渡江則異日
所全更大公尙可俯採芻蕘矜愚人千慮之一乎

致李中丞 十七日

全軍渡江以重根本固善然賊必下竄以拊安慶之
背矣尊處渡江而南又復渡江而北必難遇賊惟顧
念省城亦是大關鍵弟不敢以爲非也守省城本應
成梁爲之然二次專差六七日并無回信恐賊阻矣

復閩丹初副郎丁果臣學博 十七日

彭雪芹自率二營進省其成發翔左光培二營十六
十五日必已抵省此爲橫截江面保灑口沙口漢口
之大宗再得成鎮梁守數營守門則可保固希庵全
軍渡江此著又錯應以水師攔江面而分二千餘人
守城守門并催調梁守入守希庵勁兵渡江則賊卽
全竄以埶安慶之背矣弟處文報終必阻隔然城中
米支四月餘糧盡賊亦盡矣斷不可輕走一步

致濱江各州縣

飛啟者李中丞全軍渡江以拔省城固根本而便於

迎頭截擊賊敗必卽下走宿松黃梅縣應安排城守
一月米糧并傳令將城外四十里樓梯盡行收入或
收至城中或收沈湖底其廣濟蘄水無城應擇要以
利文報爲主沿江自望江黃梅等至興國大冶武昌
飛划遞文書實爲要政

致會觀察 十七日

石牌洪家鋪一路歸總於集賢關否集賢關外之地
勢與關內侯營壘相隔若干里可全局照應否應請
詳示爲感省中一空希庵回撥先顧眼前勢也我因
文報不通不知亂狀使相奏言存城兵二千馬隊八

十戰不能戰守不能守林翼只得酌帶一半出城於
要隘扼守并飛調各軍上下夾勦噫皆林翼之罪也
計武昌若未失則二十一日賊必回竄以二千人守
黃州牽綴官軍而風雨馳驟二十五六可到太湖太
湖能嬰城自固而已擬卽調鮑軍預紮集賢關

復會使相

十七日

十七日得希庵十五咨探報上巴河孫家嘴之賊由
馬鞍山新州等處上竄於十六日同舒公陸續拔營
出下巴河渡江取道武昌縣馳赴省城等語李軍旣
全數渡江則北岸打賊無人賊意不過欲試竄將勁

兵調遠乃直下安慶以拊圍師之背耳欲防省城應
賴水師橫截江面或撥陸師三四營足矣此舉適中
賊計然已追之不及應請飭鮑軍移守安慶後路或
候做處探的再行或先期預備出自尊裁除安慶外
決不調到他處亦決不忍羈留一日也太湖城守尙
完禮堂亦自守有餘均未能分援他處也賤恙桐城
王醫與作梅均言心肺模糊此是最重之症用一分
心卽增十分病用一日心卽增十日病然願卽軍中
以畢此生無他念也能請假交卽不管事三四箇月
或可望痊葉公能來更感高義矣

復葉介唐太守 十九日

希庵業已全軍渡江追之無及下游不死守又豈能
亂跑乎尤異者省中截留沅圃南勇使相信致沅圃
沅圃駭怪并無其事無其人十四日日閒文報尙通
尙無事十五十六十七三日省城不失則十八日幹
臣七營必到十九日希庵亦到希庵此行不可爲非
也賊已上竄而省中似不知其水師尙在黃州一帶
卽雪芹派去水師十四日已到黃州亦只遵前札而
拘守黃州不知軍情賊情也省中亦不知調催上保
武漢禮左如能撥入潛山而調介營入山爲是石牌

倉卒設防一切不能周備梁成力單猝與賊遇原恐不支奈何奈何

復會觀察 十九日

十九日奉十八日兩次手書閩省相截留南勇之事汗流浹背只盼十六十七十八日三日不失武昌則尙可救也公守志堅定則功在南北岸者與秦岱同量鄙人因惡背寒鯁鯁然過計非爲太湖謀非爲潛山桐城挂車河爲謀也

復楊軍門 二十二日

洋船通賊義應攻打惟此事應商之滌帥恐目下尙

非其時中朝無人左右 帝室一搆釁洋人不與
戰敗之處爲仇而與都中爲仇我輩又不能救京師
恐非計也沅圃口硬而力實怯希帥全軍渡江而南
終須渡江而北從下兜勦力固不及從上追勦仍是
尾追耳賊尙踞黃州并擾及黃岡上游白菓宋埠舊
街新州及麻城城外十七日夜開省城文書已到武
漢尙無事當可無虞太湖城守官米支三箇半月私
米支三箇月此數月之中可以萬分放心任賊如何
不請援不告急也惟安慶之背終惡風寒滌帥如駐
東流或可以四千人援護集賢關臨時再以禮堂馬

隊八百助之猶可補救也弟病太深太久太真神氣已去葯餌不靈卽神醫亦難下手

致李中丞 二十六日

賊於十七日陷黃安十八日陷黃陂近日必又陷德安矣所到之處官吏先已逃走怪不得賊也若以一處城賊綴我兵力而四處竄擾禍且滋甚官軍且不管城賊爲妙尊處因欲迎頭而渡江卽渡江一次仍是尾追耳不得卽見賊面爲之奈何賊會一到麻城城下城中開一礮賊卽訝曰此中有妖可退去

復曾使相 二十六日

調鮑內援與調左內援其長短優劣未敢臆決元公則力任堅守囑以情告公不可分心北岸此忠悃也林翼獨念希庵一軍處處爲賊所牽安慶之背必有惡戰凡賊目妻孥盡在此中乳狗搏人困獸鋌走固其情也鮑軍行止仍由尊處自酌反汗之令向爲老夫所不爲左公自請行其力能否勝賊景鎮能否不失林翼均無把握邇日并軍報亦廢擱不閱夜則五心如火炙已十餘日今日痰爲濃紫色生死之際如倦極思得一睡睡著便安卽沒吾甯也之義鄂中奏請駱公援鄂林翼復以函致之嗣又經使相止之止

咨調一半駱公不來矣不來亦無礙各局驚散漢陽一府之釐半於五六府黃州一府之錢漕半於五六府此二處均難籌畫且緊縛肚皮再謀飽食

復官中堂 二十七日

敬啟者二十五日亥刻奉到二十二日手諭二三千言整暇之度安閒之致使武漢固於金湯勛在天下感欲何言黃陂之賊上犯德安不過牽綴兵力耳必踞德安以二千人設守中堂隨宜調度札飭施行太湖太遠不能代謀卽地方一切公事均請中堂作主會告之義渠兄矣林翼大病五月神銷肌削氣促而

已近來五心燒熱如火炙夜間尤甚二十六日以後
添嗽嗽吐濃紫色血前聞仲遠之病而不敢請繼因
太湖雖守備皆完而以烽煙之地迎客以求自活究
非人情今則病勢危篤一日不如一日來亦無及矣
辱承深愛獨厚且感結來生而已

復李中丞

三月初一日

軍事不能代謀卽謀亦不當時賊以分枝飄忽爲奇
勸公不必拘常格守定法隨宜勦辦可也

復曾觀察

初四日

希庵一軍終是不能見賊耳奈何竊料上下游之賊

均必於三月中旬後舉趨懷甯境內艱鉅之任惟元公獨當其難耳祁門近三四日無信深以爲念乞示之太湖城潛山城必不失必能久守此時不難於守城而苦於無兵援剿耳

致蘄州李牧

初四日

蘄州城僻在江濱然有險可守兄毋專意於野亦須以千餘人謀城守爲要兄所處之境與羅田廣濟無城者不同也幸勿自誤

復李中丞

初五日

此次十五營同舒公進剿亦可囑其猛力前進不可

過於持重過於持重則此次無一戰之功而徒有奔馳之苦只要有七八仗之軍火五八日之糧卽不必長顧卻慮官軍本在賊後不能迎頭且打仗之事衝腰擊尾本無定相亦正不必迎頭李績遠添一百二十人不待詞說此外應添之人卽請老兄酌行有餉無餉總須添兵也弟意兄之萬人不能不攜以自隨然安徽巡撫豈能年年月月爲湖北打仗應請於彭星占王載駟二人中另開營伍畱保湖北其才能各帶若干兄自酌之湖北之安皖省之利也湖北之危皖省之害也公意以爲何如弟夜燒吐血身分必死

然大吐之後神氣稍清或是畱一息以待與公見面乎安慶一軍終是可危倘賊勢下趨駱公與霞仙趕到則尊處仍須撥人同武臣來援安慶也

致李中丞

初六日

自公赶到蘄水本與賊不遠賊欲避公之鋒稍稍引而西犯然猶可及也逸亭創爲議論搖惑軍心渡江赴省徒勞十餘日而無絲毫之補紮營灑口賊又犯西北之德安等處以引公軍北趨官軍本從後追剿永無攔頭之日卽不必從攔頭著想也弟意灑口只須畱二營隔水爲陣與水師相依使賊不得徑渡漢

口而已公須親帶中右二營督戰若以軍務委之逸
亭逸亭議論多而成功少朱雲巖尙不願讀其信兄
亦何可依爲謀主哉撫臺本不宜時時親戰然方急
難大事非公自戰不可否則非失於遲鈍而不前卽
失於浮動而不固公異日必悔恨而追思鄙言有復
逸亭一函請兄閱後交去弟吐血如前手草代繕尙
乞採納

復曾使相 初八日

聞陳鎮大富一軍潰失景鎮不守春霖從彭澤馳援
尙能補救否春霖於前月杪忽至太湖省林翼之病

驚駭之餘頗作兒女子態林翼責以嚴詞催令速行
馳援並允代爲設法挪移餉錢一二萬串聞初五日
已移營矣撫建之賊前已報陷樟樹鎮近狀如何殊
爲隱憂陳逆分陷德安孝感雲夢應城守土之吏太
不作臉此非距心之罪歟希庵以兵事委逸亭逸亭
不能與狗鬪智力終必喫虧已致書切實言之籲帥
已遣劉靖臣從荆門馳援安陸鄂事或尙可保鄂餉
頓竭然尙不如南岸之甚徽州無米得之亦正難守
且斂兵自固爲宜霞仙尙在沙市一帶籲公有章彈
方進未知接手果何人耳

復會觀察 初九日

徽州卽得亦恐分守爲難少荃之議先清江西內地原是勝算江督賜履不僅宣歙也惟滌丈之志必不肯回江西或仍勸駕駐江濱則較守領爲易耳

致會使相 初九日

鮑軍初四五啟行計十日內外方可抵景鎮然祁門餉道已斷公之部下何可久饑而樟鎮失陷吉安等處又在喫緊江省方自顧不暇安有餘力及公此間有進策者欲請公併軍合力先清江右腹地公則駐節東流建德以策應之其意蓋謂江省爲公軍根本

之地一有阻隔我勢卽孤守嶺雖嚴亦殊無益况精
兵分布各嶺未免散漫賊時時窺我一嶺則各嶺之
兵俱爲牽綴若如尊意進攻徽州以通浙米而仰食
於人終非長策且浙米挽運入徽運費多於米價一
倍不若聚守嶺之軍爲一路與左鮑分途進剿其得
手必易江右完善之區未至糜爛不可收拾俟嶺外
有賊竄入乃合軍擊之而公駐東建兼可保湖口九
江一帶矣是說也林翼亦不知於尊處事情當否然
其不分軍之意似仍遵公教故特縷陳以備採擇

復會使相 十二日

敬悉初五日徽州戰狀凱章再攻一次之策未盡善也江西爲江督賜履又爲大軍餉道卽得徽州亦須以全軍全力先清江西使節兼三江非專爲宣歙而設也少荃之議頗識時務季公潯陽之策亦握形勝然丈未必采納能於湖口東流駐使節聯絡南北兩岸之兵氣乃合使節之體裁且功效必大握大符當大任以力肩大局爲義二三邑之得失不足較也不保江西軍必日飢湖北湖南亦且不保惟公實圖利之林翼於南岸扼塞戶口之要不會經心愚者千慮恐并無一得也丈頗念林翼之久病以太局論林翼

生死無足重輕以私討論行疲則思坐勞極則思睡
放枕睡下便是佳興以私情之敬愛論則頗有回何
敢死之義且季公希公均有同命之情亦殊不能忍
然二月二十六日吐血以後神色舒和氣亦不促豈
未吐血之前鬱鬱居此有所不得於中耶

復曾使相 十六日

春霆之援景德鎮林翼催之甚力其前月杪偷看林
翼之病責之亦甚嚴此閒并無二三游移也左公在
樂平尚穩固春霆近三日必已合力夾擊可大捷也
近日狗逆陷黃梅宿松十五日以游騎二百試探太

湖知其有備又遁去林翼處太湖勢易而元公處安慶事勢艱難所幸元公堅忍弭毅如亞夫或可從容以待援師之畢至也賤恙忽減居然出門巡城矣

致會使相二十四日

攻徽州不得手愚意欲請再撥三千人以助左鮑之力且將樂平景鎮肅清再謀臨吉尙乞採納江督兼欽篆則江西爲專責非僅宣歙使者鮑之新募三營官帥畱攻黃州不知鮑力甚單薄可慮湘撫新放毛驥雲其幕中人才及一切賢否求丈示及爲荷愛桑梓而敬恭非有他意狗逆陷黃德各郡縣兼及

隨州折而趨於麻城試攻一次爲梁守湘帆所阻卽折而陷蘄州黃梅宿松以騎賊二百到太湖五里外一覘虛實卽遁去改由荆橋趨石牌十八日拊安慶之背一月之中行二千里官吏以聞風卽遁爲得計官軍以持重狐疑而失機元事二公實處艱難之境心爲悚愧幸元公堅定林翼調來成武臣七營并抽太湖守兵又糾會禮堂擬卽日援集賢關約賊目之來安慶者其精銳亦不過數千人此閒援師將及萬人當可支也希庵以上游事重止飭成鎮下援益尙不知狗逆親到關內并已與城賊通也成敗之機只

爭此一二旬之內太湖仍舊有可恃之沈俊德歐陽
正塘二營並昌左桂勇共二千人尙可守定不失

復曾使相 二十八日

鮑已至景德鎮應以速謀臨吉袁三府爲要江西爲
大軍根本必不能以款供軍饗也劉靖臣俟隨州德
安事定卽飭來潯月餉二萬六千駱已不管元公已
守定十餘日條俟堅忍不是過也公到東流後或以
朱雲巖等二千人入濠代守以節其疲勞此間以成
武臣胡達軒十營二十八日進石牌禮堂二十三日
打破僞璋王僞玕王報稱殺斃溺斃逾一萬人二十

七日禮堂又率十三營迎勦黃文金一股如能迅速
破滅則日內必會師於大橋頭以二十三營之精銳
加以馬隊當可成屠狗之功劉靖臣聞尙在安陸一
帶希庵尙望其助勦丈訓以近日惡聞高言深論而
推究於不逆死不億不起不逆敗不億不振庸德庸
言謹當書紳林翼近多感喟惟知能打仗者便是好
兵好將能籌餉奉公家者便是好官所志亦較直捷

致會使相

朱鮑二鎮果能迅速援安慶以鮑之六千人合成胡
五千人林翼可不強求於李多矣成胡十營皆精銳

鮑軍新來恐飢林翼當設法助之瑞州失守昨擬調
新霆營三營入潯堅守未知尙能守否守兵亦須慣
戰之營乃不慌亂但將不可過於驍果耳

復城守糧臺公局

初十日

老河口居民早幫捻來旋即打退無傷元氣隨州之
失卽德安分股耳顏軍門各函均早函復弟於此公
本無疑貳其復信均有日月可查此次鄂中文武凡
有城而不能爲一日之守者可一筆勾去失城之文
員弟處可
查武官弟處未能周知凡有城而失者必應革去永
不敘用弟亦不辦其餘罪可請回明中堂余際昌一
軍銳氣全銷上下難心不可復振
弟無刻禱之意只愧用人失當耳黃州有文有武有

倉有穀只須閉城五日大兵卽到乃德安黃州竟不能作半時半刻之守傳之天下豈非第一笑話哉公函致襄陽均囑以守城爲主陶允中吳佑棠本可戰顏軍門本善守分任戰守乃爲得宜

胡文忠公遺集卷八十一終



胡文忠公遺集卷八十二

善化鄭敦謹

編輯

湘鄉曾國荃

復官使相

辛酉三月初十日

三月初十日奉初六日申刻手教敬審布置之密武漢不失大局總可支持特餉糈日竭殊苦無法耳駱帥分兵援鄂希庵又親自援鄂湘皖兩撫同辦鄂賊而爲鄂撫者乃以病軀在皖作死棋不顧家之人不亦大可愧乎各府州縣失守文武及省城逃去之各員均求中堂密察分別甄劾文武不能爲一日半日

之守殊令人無顏對人巡撫衙門應辦之事皆地方
例應尋常公事不關大政林翼遠在太湖求中堂作
主施行感頂之至藩司錢糧奏銷南漕奏銷秋審秋
關均請挈銜會奏分別展限仲遠初九日到營其言
病狀甚悉仲遠必已另函致省中矣希庵貴速戰莫
因賊在城中牽綴而誤兵機

復城守公局

十一日

希庵能親自督師不專爲持重之計不爲謠言所惑
則賊可速平也狗逆與張樂刑及各逆目均在上游
分踞數城是以城爲牽綴之計作疑陣也官軍應勦

賊不應先顧攻城城中實無多賊也

致多都護 十一日

頃據探報狗逆分股竄兩靳交界之所距廣濟僅數
十里其勢將走黃宿一帶直趨安慶以狗逆之母與
妻孥及賊日之妻孥均在安慶也賊到太湖必試攻
數日太湖城守萬分穩固賊必不能久攻賊若力攻
太湖非二三萬人不能合圍非五六箇月不能得手
賊之力量不能如此且必不耐也惟賊匪知太湖之
不可即破必由潛山直走安慶希帥旣駐油湖大軍
均已上勦急欲回援勢不能及弟病漸愈若坐待賊

之橫行而一籌莫展置安慶於不顧則貽誤大局殊深慚懼刻下擬調成鎮七營從下巴河出江面由橫湖頭來太湖此閒城守五營俟風浪定後尙可抽撥兩營天堂介兆等營雖非精銳亦可助威尙可抽圍五營共得七千人弟躬自率領至潛山會合齊隊爲進援安慶之計應請閣下親帶馬隊六百名相助或分步隊三千人同行尊處挂車河一軍定作守局一切布置請閣下自酌以穩爲主至所分步隊能否如三千人之數亦聽尊裁惟馬隊六百名則必不可少此事自旁觀之疑爲險著然賊匪近月以來奔走甚

疲且不意我軍之能出而與之戰也况閣下存戰必
勝馬隊精銳六百可抵步隊數千同心戮力必可得
手特此先布容俟成鎮到時並候賊匪試攻太湖後
再行飛請閣下尅期至潛山會合也

致曾觀察 十二日

茲將寄多副都護一函抄錄呈覽此謀若賊公軍堅
守十餘日以相待則大局穩矣林翼若株守不顧大
局則心必不安然必須太湖試攻三五日風浪定後
乃能親赴集賢關大約步隊八千馬隊六百必可大
戰有仗可打病必全愈賊計賊謀賊志只在安慶耳

致李中丞 十二日

探報賊匪大勢趨併兩蘄廣濟若攻太湖須二三萬人五六箇月乃能困我飢我賊之狡詐必不爲也賊之力量亦不能也然試攻數日之後賊必以小枝綴我疑我而以大枝直搗安慶之背安慶必可穩守十餘日弟擬調成武臣七營并函商禮堂兄派馬隊六百步隊二三千共得萬人少亦八千必可力破援賊其太湖城守仍畱千五百人潛山城守仍有千人保無他患也如此布置安慶之背不致久虛而無人捍衛卽公上游之兵亦不致瞻前顧後可以壹意專辦

上游之賊矣弟病漸愈氣亦漸壯此計可決然無疑
公亦可坦然無慮致禮堂兄一函鈔稿奉覽大致如
此臨時亦不過小小增益耳

致成武臣鎮軍 十二日

昨據廣濟方令及黃梅覃令探報賊匪下竄離廣濟
六十里而未能確報多少之數貴處及蘄水蔣令亦
未專報賊情究不知何若也弟思若非二三大股賊
匪必不敢直犯安慶亦不敢試犯太湖若是零星小
股則必徘徊於兩蘄之間故作下竄之勢而實不敢
遽行下竄也貴處耳目較近偵探較切其技營遲早

及應否拔營應由兄自行審度賊情賊勢乃不致虛
此一行空勞往返也賊之下竄若以小股試竄則太
湖及多公各營儘可置之不理卽貴營亦不必卽行
拔動卽大股下竄必先攻黃梅次攻太湖二處如不
得手乃敢直下安慶爲期尙早貴處儘可從容來援
不必太急又賊如下竄則黃州城中必尙有二三千
人故作堅守之勢以疑綴官兵儘可置之不理又賊
如全力下竄貴營由水路走橫壩頭至徐家橋是一
捷徑或由龍坪走黃梅來會亦是捷徑總不可使賊
知我有一枝奇兵來會則更妙矣水路下行則須與

左副將蔣令商量乃能有船乃能出賊不意也貴處
應探實此次下竄之賊並確查多寡虛實之數乃可
斟酌拔營也

復曾觀察 十二日

手教具悉祁門景德情形祇訓恆言切近精微當藏
之家中以訓吾子孫也徽州不可攻攻得亦難守大
軍無米餉道出於江西斷不能舍江西而專謀皖南
况江西爲兼轄之地豈能以宣歙使者自囿乎少荃
高老之論均有可採兼識時務惟滌丈勁挺之志本
不願退處一步欲其移居章門恐難俯從惟望量移

江濱等處騰挪兵力以清腹地之賊且提調兩岸之
兵事亦與使節爲稱耳滌丈恐林翼云死前此自揣
亦必無生理常作家書訓以修祭祀敬師儒及請囑
箴言書院規約自吐血之後精力忽振意興頓揚或
猶可少緩須臾毋死而見大勛之成也二月警後鄂
中不能解分文且提下游各局之錢到省愧無以對
各軍士卒也

致官揆帥 十三日

十三日探報賊由蘄水下竄黃梅傳聞十二日混入
黃梅縣城尙無確見情形是賊勢已經下趨但未知

其多寡之數耳且麻城黃安已報無賊林翼已調成
武臣備援安慶下游桐城廬江之賊又已大股上犯
勢將上下并起以圖我軍所慮者下巴河至九江以
下均無水師巡防已函懇厚庵派營上援并函致左
副將及雪琴兄分營下巡以防賊匪由廣濟黃梅內
湖侵犯外江兼入潯陽興國林翼自前月二十六日
以後吐血十日精氣大勝於未吐血之前仲遠之藥
已服三帖亦尙相安足慰遠念看來兵力若齊仍可
出隊不比從前之一息奄奄也下游漸警得武臣及
潛山天堂挂車河抽撥各營當可大戰太湖嬰城而

守守有餘力惟驛路梗阻音問不時耳

致李中丞 十四日

賊以小股入城疑綴官兵而大股下竄逸亭一切謀議弟之愚陋總不謂然孔城一帶援賊已至亦尙可支私心總是系念安慶耳安慶爲異日駐節之地此次能堅守事乃可爲不能堅守弟亦嬰太湖而堅守四箇月必無他虞也所念念不忘而日夜籌思者尙欲以兵力援集賢關耳

復多都護 十四日

據探報黃梅宿松已失恐賊由石牌竄擾安慶承示

金公帶馬隊七八百名援應數城甚爲得力刻下情形似須步隊到齊乃可合力躬辦其緩急機宜臨時再酌安慶必可堅守以待援也

致李中丞

十五日

十四日奉寄三函計均在途戊刻得禮堂并沅圍書所籌均爲有見另抄寄上老兄原有此約惟現在駱軍來鄂兵只五千未必能紓內顧之憂其多公所言萬勿以城賊受其牽制一節應請斟酌隨時審察如見賊有趨重下游確情卽請貴軍分兵尾下以爲皖軍之助該逆先來小股破黃宿必由荆橋趨注安慶

一路或分趨望江以期多方誤我如禮堂所派馬隊
竟與賊遇或可大挫賊鋒太湖尙無賊卽令有賊必
可嬰城自固沅圍原信必待賊情畢露挂車河可以
鬆勁乃與老兄議定來援益慮禮堂同時喫緊不能
分援以穩守自任殊爲心慰鄙意賊旣趨重於下游
救皖之情似已畢露我公及輔廷兄能分兵迅速尾
至二公旣至則禮堂暫不分援而爲桐城游勦之用
緣上下逆氛相約同發其疲我誤我者必多也

復曾觀察 十五日

連奉手書感佩何言壯哉元公干戈擾攘不改赤烏

凡几之度百日之期何其遼也賊在黃宿之交賊馬
二百已至太湖城西北皆游氛試症也只有置之不
聞不問最爲合法上游撥兵緩緩而來能如公策一
鼓而擒渠魁烹狗於此則北岸數十城可傳檄而定
林翼病症漸痊日有起色只愧上游驚動餉用稍遲
屢囑厚雪二公派營分巡下巴河以下九江望江以
上求丈代催之明知厚雪二公之力已分至無可領
分然事勢必應如此也石牌城拆去甚慰此閒十一
日派人督拆然不如公處就近督催之得力多公馬
隊派援黃梅宿松者業已無及太湖潛山尙不須援

應且按兵不動公所寄多公書多公均寄來堅忍之
性周亞夫之度也

復會觀察 十六日

十五夜又得十四日手教專以大局爲重大哉公之
用心也成鎮數營路梗尙未得回信探報猶在宿松
城中已到下游之賊將逾萬餘人而徘徊未定尙是
游魂試症耳次奉公函及多函昨已專二人抄送希
公舒公未知何日得到二公有一人來或分一枝同
成來則力亦稍足天堂一軍本不甚銳得好兵爲主
則弱兵亦可誘戰而試賊亦顧用之何如耳如猛退

乍退而以精兵橫衝之類皆可破賊惟不可恃爲腹
心之用恃爲腹心則必誤事總靠上游遠得手事更
萬全公之深慮誠爲至穩林翼自得病以來五月有
餘見客不出房門送希庵雪琴亦不出大門今竟可
巡城矣

復楊軍門 十六日

頃奉手諭以狗逆來援安慶弟與多公挂車河之師
不能遏其旁道不若均撤至集賢關協力防禦安慶
則上游之賊亦易清楚弟思安慶固緊要而太湖潛
山二城亦斷不可棄倘得安慶而失潛太則其失相

等惟挂車河之師似可移駐而多營米糧子藥皆足
備數月之用臨警移營必至輕棄則其勢亦有所不
能刻下四路偵探尙未確切惟賊之游騎已至太湖
城外又有分股往石牌一路料狗逆已自率精銳悉
來下游果爾則湖北之德安黃州不過畱有守城之
賊駱中丞分援之兵近日想可至德安希公可分一
軍駐黃州餘可合成武臣之七營齊赴下游救援業
已飛致希公酌量速來若元公能爲一月之守則局
勢必無大礙也

致李中丞

十六日

厚庵建議欲林翼與禮堂并力以保集賢關志在必
得安慶也然潛山太湖兩城設守數月米糧軍火油
鹽足支百日有餘若一旦委棄而拱手送與賊匪賊
得之又可守半年或數月矣豈非代賊蓄聚哉若付
之一炬則以一萬數千人仰食於沉公亦恐接應不
及得安慶而失潛太江岸雖活又須以兵力再圖潛
太非一二年不可克也似爲得不償失林翼前擬自
率成武臣等軍以援集賢關其太湖城守及潛山城
守仍堅固不搖戒備不懈緣今日之天下得城難而
失城太易卽如潛太二城亦費九牛二虎之全力而

後得此破瓦頽垣之一城是二城之斷斷不可再棄也至禮堂兄營中米糧軍火足支數月若一旦拔營民夫逃散恐不免稍有遺失且恐安慶一營不能兼支禮堂之軍食也然多軍行止則仍應請多公自酌爲今之計仍望上游大兵莫以城賊之牽綴爲意而專意野戰莫以逸亭次孫之瞻顧議論指東畫西爲謀圭而專意速戰或可速分馬步約會成武臣速援集賢必可不讓大局所深憂者賊若偷渡南岸則興國大治必亂九江武昌皆危故以水師上下分巡爲急務

復多都護 十六日

厚庵欲弟舍太湖弟不敢行至尊處應如何辦理自應由兄細酌弟意則動不如靜也兄所示賊若搃湖水逃去一節深合兵機天下無一二萬人死於一城之理尊意所籌極爲得法想沅圍必能照辦矣

復吳幹臣 十七日

接來函知孝感於初八夜克復惟狗逆此次自駐黃安十餘日知武漢警備卽暗將賊中精銳全數領趨安慶十六日大隊至桃花鋪兩日卽可到安慶矣自德安以下黃州蘄州黃梅宿松有城可守之處賊已

到處分人據守若必從頭攻下節節掃清計非二三月不可如此則曾沅圃與多公將皆不支而我軍盡中賊之詭計故爲今之計惟有請李中丞與舒公酌量於德安黃州兩城少畱數營以相牽制免其出城肆掠其餘城邑且概置弗理但當星夜趕來速援安慶安慶之賊敗則各城中守賊當聞風逃竄亦不在用力克復也多公處探報舒桐之賊業已發動故救安慶尙嫌單弱惟日盼希公之軍速來以救大局

復多都護

十九日

近日賊蹤奚似傳說從石牌竄大橋頭確否金溫之

隊諒已收齊且休息十日再看機宜何如天雨寒暖
不時閣下辛勤在外尙乞保重賊勢如此不能性急
也有致沅圃一函如尊處尙能設法繞遞或交水師
繞遞更好

復多都護 十九日

成舒李三人自十三十四咨札催撥日行二三次聞
初九日二更孝感感城賊夜竄次日官兵卽追向德安
一路矣希舒未必卽能趕到成必於數日內可到太
湖堅守有餘可抽三營少亦二營此皆穩固可靠之
兵潛山可以兆營同建威代守而抽趙國香一營天

堂鎮尚有介字昌左三營可抽介字營勇丁極奮勇而無節制紀律猛進有餘而恐難穩站然用兵之法強弱均有用處躁進之兵可使誘賊而以精騎伏於旁路俟其站腳不穩橫出截之可大捷也又難打之賊壘賊隊亦可使之猛攻取其冒勢有勁耳成鎮到時弟必撥至潛山石牌請兄指揮亦必另撥三營同行惟迭次專札專函均無回信殊可怪也再此次上游用兵著著不得手只是爲賊所疑爲賊所誤耳兄慮兩路并發欲打退一路實是妙策然亦必須候成鎮到時乃可指揮如意也

復李中丞二十日

十九日奉初九日手書不得文報已十餘日矣孝感已復軍聲亦振狗逆的到石牌以拊安慶而兼謀樅陽此番無兵力鬪狗之後而速謀屠狗之功機會實爲可惜只盼成鎮速來三五日內太湖撥四營留三營守城

近調昌左禮左入城也

潛山拔一營留介字建威城守

再加以多公馬隊當可合力以援安慶尊處恐急切難於分撥亦苦道遠必來不及也弟病白血症後漸次清爽仲遠亦言受傷太深太重非靜養不能速效脈息尙無大壞處尊處二次

廷旨均不能覆奏

明文忠遺集卷之三十一
之事且無需覆奏巡撫之事實無難處有兵將然後
有地方有地方然後有吏治壽山異才辦事有餘實
可爲助也

致多都護二十日

二十二日得成武臣十六日回信尙以李希庵之批
詞信語遲疑未行計迭次飛札十七十八日諒必起
程矣希庵言我等兵多自帶兵少則官相或徑札止
成鎮亦未可知殊不知打賊以打頭目爲主不打賊
頭則萬年無成也賊中精銳只四眼狗一枝耳他何
足慮哉

復斬水蔣令 二十一日

成鎮十七日尙未拔營豈迭次文書均失耶狗逆實
自來石牌舍狗不打而爲城賊所疑綴適中賊計吾
恐安慶之師覆敗又爲金陵之續耳弟去年痛罵何
桂清此次安慶如不可支人將何以議我太湖尙能
支三月三月以後非我所能爲也安慶兵將本弱地
勢亦艱以五千人守前濠以五千人守後濠委斜十
餘里力已至薄說者乃謂其多兵何也不知此一萬
人圍城則一萬人已爲賊所綴多禮堂爲桐城賊所牽綴謂之無
一兵可也此信可寄省局一閱

致貴州糧道韓南溪觀察 超 二十二日

孔生文有正氣幸招致之能貧送來營尤所殷盼天下事非不可爲無如以安史爲顏孟何也天之生才不釋地不限時明李之隱伏者皆 本朝之龍興雲從者也昔年未請兄入楚至今隱憾翟不任事明言不能再給韓公之餉此人爲駱所劾已易毛驥雲弟嘗薦毛於朝當可代公乞餉也弟尙欲乘便請公來楚容奏定再行奉聞

復城守糧臺公函二十二日

荊州商捐戶捐之說姑與道府行之恐未必卽得然

事處危阡明知爲衰世之政而不得不然可見古人之謀國而被惡名者其用心亦良苦矣

致李中丞 二十二日

攻孝感而得眾人皆喜弟則曰此可偶爲而不可常行者也如使蠻攻而楚北之德安黃州隨州蘄水黃梅皆復兄軍精氣大傷殆恐病更甚於下走矣

復多都護 二十三日

成鎮問已起程到此必速此卽二月初四日打死龔曙子者也計成鎮三千三百八十人胡鎮合禮左信左一千五百人介營一千二百人新前五百人加以

磨下驍騎可及萬人若合并一處相機攻勦亦可成
屠狗之功也但勦悍賊頭目須并力不宜分兵須防
另調他賊以斷我後路米糧軍火故出兵之路最宜
審察尙祈通盤籌思速卽示及若尊處能先打退桐
城一路更爲妙著

致潛山守城各營 二十四日

潛山爲大軍根本斷不可稍有疎虞昨已調介副營
入守二十四日閱雨蒼寄營務處信言回明多都護
以建威新前各出五成隊伍助戰畱五成隊伍守城
又囑止調介營反復之令我旣難行且雨蒼殊視守

城爲輕事大屬非是查成鎮卽日可到而太湖又可
撥三營同行如得多都護馬步會勦必可得力潛山
尤關緊要應責成兩蒼堅守待援毋許分兵其趙國
香應否抽調五成或竟不抽調請多都護主持酌行
各營均多精銳且係老營惟介營輕剽未能老練運
用之妙約束之嚴全在多公之神明耳

致會觀察 二十五日

多公昨勦僞璋僞玕大捷報稱殺斃溺斃實及萬人
則半月之內桐城援賊必難卽振矣多公又調四營
連前已到高河鋪之八營又調新前及介字二營此

二營是東安勇丁恐其勇而無剛然使用以嘗寇如
公子突之謀未必不可大捷多公銳意進援然打璋
拜宜速打狗宜遲宜持重關內外無米糧迫而蹙之
彼必求戰彼求戰而我應之必大捷若多公不失機
宜尊處穩固不過半月賊必如吳王濞之自潰潰而
斬之較易得手可成屠狗之功也竊計自去冬十月
以來孫葵心冀瞎子一仗冥誅一被成武臣礮子打
死此次若竟屠狗則事勢定矣

復多都護二十五日

得捷書喜而不寐惟愚見亦有應商之處備錄於後

惟望採擇一二爲荷一成鎮明日可到加以胡鎮達
軒三營均是老營久經戰陣如尊處調并一處卽請
酌量照會必可供指臂之助亦斷不致怯弱違玩一
打璋逆玕逆須得老兄昨日之神速打狗則須稍持
重狗逆較狡較悍且所帶各起頗經挑選較他處整
齊雖明知其必不能當麾下之精銳然賊目之妻孥
均在城中其救援之心旣切則其死鬪之力亦必比
平時爲甚尊處十二營百戰精銳然七成隊伍不過
四千之額似以調成胡并力爲宜一宿松黃梅蘄州
均弱賊卽使調來斷後亦須五六日之久況其人必

不能戰也尊處分兵勦之即可盡滅若調黃州之賊
非十餘日不能到可以無慮一成鎮等自帶十日米
糧軍火弟又運潛山十五日米糧軍火以濟之即使
有賊斷後我軍米糧軍火不竭狗逆關內關外城內
城外之賊必難久支十五日仍可無慮一此番尊處
兵精將勇又得老兄調度必可藉成屠狗之功應請
預畱馬隊多名於空闊寬展之處設爲三伏以待之
步軍亦可酌伏俟關內關外城中賊匪妻孥潰出橫
而截之大功可成也一此次賊匪意在速戰務求尊
處漸次逼近深溝高壘姑作如不欲戰之狀則賊計

必窮賊之醜態亦必畢露待其逼近求戰而後從容
應之未有不捷者也賊無糧而我有糧賊不能久
而我能久賊不能忍而我能忍此機惟老兄能明察
之弟姑備一說以待採擇耳以上管見求高明鑒察

復多都護二十六日

連奉兩書具悉一切黃文金本領非四眼狗可比去
年與左鮑戰敗而竄回池州者卽此人也惟有此一
股則老兄進援安慶之師是否先援安慶次打黃文
金抑係待十日之內先打黃文金再進安慶尙祈細
心審酌明以示我多一層牽綴必難剋期勦辦而沉

國昆季之望援又恐其迫不及待也

致城守糧臺 二十七日

戶捐之議遲回十餘日日夜以思必不可行行之而得不償失功不備患吾輩徒爲百姓之怨府萬世之罪人耳錢糧捐輸均是擇有田之戶而催收之又均是責成州縣之事州縣不以錢糧捐輸爲事皆州縣之心不屬乎公家而大吏之督率不嚴考核不實也豈一改戶捐而州縣卽能踴躍奉公平不能催征而又不能勸捐縱改戶捐豈能得財催錢糧捐輸則州縣之舞弊尙輕派戶捐而無章程無條理則州縣之

作奸犯科與劣衿下士之欺隱不實高下其手更屬
防不勝防人心之壞久矣惟有定法尙可杜弊若在
上者創法稍亂則弊不可勝言新法行州縣必不梗
阻且藉以售其欺而實無補於軍饟可不待兩言而
決矣又農戶與行商異情凡務本鄉居之農終年不
蓄一錢而責以按月若干勢必阻格不行此在爲民
上者體稼穡之艱難而深知情僞矣急務在嚴課州
縣而不必變法先務在速汰勇丁而催提各路之餉
如襄陽平安擁兵勇以鎮壓文武之驚魂駭魄不問
是將非將各得募勇以自肥膽敢稟請不拘何項均

請截留是則募兵不由督而奪督權聚餉不由撫藩而并奪撫藩之權矣此宜回明端揆即日撤退以節其流節流是第一義救患難莫切於此此外尚有應撤應汰者亦請迅速回明如須弟處撤行弟是破甑之人避怨之事尙不屑爲卽舞陽侯所謂卮酒安足辭也又荆門州稟報勒罰陳姓四萬兩司中諒亦有案何以不委員提陳姓押追又施南辦捐可逾八萬昨信已函寄亦應專差速提速催此亦不無小補矣愚見所及尙乞採納

復會沅圃觀察 三月二十八日

奉手書不望援兵之速至而望援兵之厚寡抗狗酋
去路穩紮穩打大哉公之謀勇也欽感之至二十七
日多公先勦黃文金成胡十營二十九日到石牌黃
賊破敗則多公會援必速力亦加厚矣南岸應以先
清臨吉袁爲要大帥餉路根本在此斤斤以宣歙使
者自囿恐非可大可久之計

致毛驥雲中丞

湖南兵力財賦均尙可爲惟官場之結習未除而紳士賢否不齊亦當擇別閣下此行其要在破除情面官場之結習沿自曩日然實有一二大吏以揚其波紳士舊有左季公爲之領袖皆爲所駕馭驅使近多蔓引匪人正士裹足苟二者未能澄清則財賦不可得而豐而兵力亦不可得而厚誠深探其弊之所在破除情面而務決去之援引正人扶植善類則籌兵籌餉實較他省爲事半功倍時勢艱難封疆之吏迥非承平時比盡其心與力之所得爲其他豈敢知哉

復會沉圍觀察 三月二十九日

得示知朱公來實慰又知鮑公速來合之成胡共萬
一千人矣多公近日必不能援安慶以黃賊之彙其
後也士久則疲軍士之精神皆下等精神我輩孱弱
可五日三日不睡軍士不能也彼之得氣稍強而又
稍濁濁則不能耐久以神志易昏故易疲也滌丈以
朱告奮勇來助卽是節養軍士勞苦之意鮑來則不
必求多公出濠助勦之說斷不宜行緣萬人前後分
守袤斜十餘里此非強將如亞夫斷不能如此堅定
圍師視勦兵較難蓋勦師只防一面二面圍師類防

三面四面自古以來惟強兵能力及三面公乃力饒
四面而來示自謙爲弱將弱兵殆高林先生所謂彌
謙彌僞者乎太湖羊毫甚勁利此書卽羊毫所揮公
視其精銳之氣尙能破賊否

致鮑軍門 三月二十九日

成武臣胡達軒昨日拔營到黃泥港卽進石牌吾弟
此番來援總要會合以厚兵力持重以審賊機不可
孟浪速進恐中其埋伏包鈔之計賊在關內關外本
無多糧利在速戰官軍應四面包裹不放此狗外竄
只憑壘固守持重不戰賊必自來求戰迨其氣竭力

疲而後起而被之狗可屠也開仗之期約在四月中旬此時斷不可太急急則狗賊必遁矣弟軍久飢前此宿松僅解入千餘串兄心日日念之此次由何路進兵兄應速籌備銀錢米糧以供軍需但吾弟遠來兄應到營一看所示以老營住所爲要

復胡達軒成武臣周壽山 三月三十日

奉書知定計紫石牌多公昨日書來又言石牌爲是是前說亦未有定見也春霆寄滌公書有初三渡至紅店初四打集賢關之語查近處並無紅店地名或是渡至洪家鋪耳江水可通洪家鋪然一時妄得許

多船隻又恐春水尙未泛漲也如由陸路則必由石
牌會合屆期尙須量濟錢米彼固飢軍也姑派人前
往四鄉謀之此軍倍道來援日行百里其忠勇救難
之心至爲可敬然太勞苦太匆促亦兵法所忌應函
請到會合之處歇息兵力採辦米糧軍火數日之後
乃可齊進

復曾制軍 四月初二日

狗逆激怒各賊目拚命來援以賊目妻孥均在城中
也來援之心旣切則致死之力亦專元公久勞以一
萬人分守前後各十餘里之濠壘名爲萬人實不抵

平日結營高山專制一面之力此中甘苦惟丈之用
心專乃能明其情狀元公口不言苦安人心而固大
局非其力之果能有餘也成胡十營力尙稍薄再得
五六營則專意速進矣希帥決計不下援多公爲黃
文金所牽綴丈飭春霆在下隅阪歇力二三日風雨
連宵正合天意思見如九江勢重卽請丈速決札行
以春霆任九江戰守而朱雲巖之二千人入守長濠
則必不可少且不可遲如九江稍遲鮑公北渡以攻
其外十餘日懷甯可定

狗必破走城池之遲早不計也

此閒決無忍

於羈留春霆之人若中立徘徊心意旣屬兩歧兵機

必致兩誤劉靖臣已經希帥札飭獨勦隨州距興國且八百里隨州未復官使相李中丞必不應命霞仙謂靖臣未可獨當一路須益以他將尙乞籌之丈謂春霆不可遠離旌麾竊計鮑軍必須遠勦不能近守乃合兵機以張左均滯邊隅腹地勦兵舍鮑莫屬也

致成武臣胡達軒周壽山 四月初二日

鮑軍昨兩日爲風雨所阻江風甚大或未能畢渡也然近日必至石牌石牌形勢爲至要之地斷不可空虛而樹人兄謂十營在石牌狗且必飢而可烹似又不盡然援師不逼關與賊鬪則賊不可得而破滅且

名爲援人而相距九十里日吾已搃其吭而賊必斃於吾手人既嫌其不誠我亦嫌於不義弟爲春靈武臣二軍合併亦且萬人均至精至銳之師石牌形勢可請達軒以三營扼守否如三營力單又不可以好營置於危地異日轉無實濟如三營之力竟可制賊不得渡則大軍運道目前無虞敗賊奔潰亦怯於石牌之有兵而不敢由荆橋一路以歸於宿松似乎賊舍潛山太湖正路則並無去路矣禮堂能速擊援賊則賊必盡在網羅之中弟擬介堂兄於援兵進關後卽日飛調各處團練與各城城守約定屆期稍稍以

城守半營一營領帶埋伏聊以遏奔潰而殲敗竄之餘黨未審此計可行否然總看石牌能留營乃可行也石牌不能留營則賊卽敗逃仍歸上游亦無甚礙以上游之賊其技不過如此安慶若復大局已振每城分圍每處分勦尙可謀也以上所擬弟無成見仍請酌度

致成武臣胡達軒周壽山 四月初三日

石牌緊要弟已商定以達軒兄三營設防以通前後路集賢之餉道並杜後路黃梅宿松之援賊惟前接多公信高河鋪東去十五里唐家橋地方緊要其地

可杜狗逆及城賊數萬人之去路又可杜黃逆等之
來路非勁兵良將難以左右支持愚以爲若大兵入
關任賊從唐橋竄去不僅前勞可惜亦且後患方多
此次兵力極厚若尙不能屠狗則秋冬又將生變管
見二條開列於後以備採擇一連日陰雨不能開仗
竊料狗逆力窮智絀必且引賊併力竄去多公兵
精將勇馬隊尤爲得力擬以其軍分駐唐家橋而以
鮑軍七千人并武臣兄七營入關勦辦此賊竄出必
爲多公所擒則振拔楚皖數千里生靈均出自仁人
之助較之克一城二城功力百倍隨營將士應請加

一等二等保舉聲明非此不能克復省城功在克復
省城之上此一說也似爲確切必勝之算一鮑軍如
與多公一同入關則關內外正路必能得手特多公
所慮唐家橋旁路甚爲可虞賊無真本領有虛處可
走有隙處可乘必定由虛處隙處脫走十年多公克
潛太戰功至偉所殺至多十月二十八日之戰賊膽
甚寒然不過半年數月賊之故態復萌我輩久苦行
閒精疲力竭功少罪多總是賊之頭目不能擒斬故
八年之久用力旣勞而賊之忽生忽滅如故也擒賊
擒王必在今日如多鮑會合入關應請籌撥馬隊五

百步軍五六營協會武臣兄防守唐家橋武成兄戰
守可恃屢爲多公所稱然所部不多能近攻而不能
遠勦能制賊之猛撲而不能制賊之狂奔以兵力不
能四處游擊也是說也可使賊疑可使官軍不敗然
狗自內奔出虎自外襲入未必能一一成擒也

復會制軍

四月初三日

前示畱營石牌胡達軒已允遵辦回書言三營儘可
堅守足慰蓋念春霆初二日尙未渡江天雨泥滑恐
狗逆聞知先遁今日由商多公擬以鮑成入關以胡
守石牌以多扼唐家橋則正路旁路均無所逃石牌

阻河水三營能守當非虛語唐家橋爲集賢關內翻
山捷徑多禮堂言若以勁旅守此則狗不得出虎不
得入已囑成胡二鎮妥爲審察如多公必欲同鮑大
開關以成盛業則成鎮尙可移此也愚見黃文金未退
地旣扼要且利於騎兵似爲多軍長技成功一也加
一等旌功亦可只以擒賊擒王爲要耳鮑成同行正
路當可無虞均請鈞度

致多都護 四月初五日

奉賜書一切敬慰只愁鮑軍遲我兵機耳到日弟必
飭令由大橋頭進兵尊處且駐高河鋪再進岡子嶺

唐家橋爲感老兄所料賊情百不失一弟只恐近二
日賊又換入入城而別思遁計耳無如鮑軍之不速
到何此次所爭甚大弟心甚爲焦急

致曾觀祭 四月初六日

昨夜今朝六函催鮑計程當於初五日抵石牌而偏
姍姍其來遲何也鮑之軍中各有眷屬每次行至舟
畔必多意外勾當零雨東山鶴鳴婦歎固元公所深
念而昧緩急之機忘袍澤之誼又林翼所不取也林
翼前囑春霆勿急性恐其見賊卽戰隊伍不齊氣力
不定蓄養不足節宣失宜非欲其遲進也頃得初四

日書并抄錄滌丈及丈復書丈之所言理勢精當林翼前致鮑公信乃大誤矣窺看賊情狗已退去寬博有餘之地以爲戰敗卽遁之計林翼調兵殊不稱意擬卽先催成鎮進紮大橋頭也

致成武臣胡達軒周壽山 四月初六日

春霆初六日必到石牌初七日可同武臣進大橋頭鮑若未至武臣可先進否如沅急則會同春霆援集賢如賊攻多則或急援多亦隨機酌度大約速由大橋頭入集賢關爲宜到大橋頭似已扼制總路多公擬由唐家橋入大龍山又分一枝由岡子嶺進齋人

鋪其策良是也但初四日狗已傳令回戰未知能扼住不使速遁否此番交戰宜持重而進兵又宜迅速穩紮猛打合力分枝足以括用兵之要矣

致各營 四月初六日

如果狗逆遁去機會實屬可惜風雨所隔道阻且長實非此時應請應援之不速鮑軍門已於初六日抵石牌請會同成鎮七營速進大橋頭不走洪家店爲是如賊由僻路東犯挂車河及樅陽多都護偵探必速必確應彼此函會知照當以鮑軍門駐大橋頭爲入關之計而以成鎮七營速會多都護勦辦狗逆一

殷如賊另有他計軍情不能遙揣亦不能遙制尊處
得信後卽迅速馳援或分或合隨機迅勦不必候林
翼商酌惟石牌胡鎮三營爲轉運咽喉太湖畱守之
營城守已定此二處均不動不移卽有賊至亦不必
馳援總以迅速勦賊爲上策狗逆知機鮑軍未能早
到 天乎天乎殆又畱此酋爲吳楚之患吾輩精
力漸老奈何其能久支十餘日以來頗思合圍以成
功焦勞批荅日或二三十件又成畫餅豈不可恨

致成胡兩鎮軍 四月初七日

狗逆練潭阻水不得遁折回冷水鋪猶可及時成擒

已飛催鮑軍門速進大橋頭與貴營會同進剿蓋高
河鋪無賊兄必由江家嘴速進大橋頭也卽乞速速
打之

致周壽山司馬 四月初七日

此番進兵力既不薄兵將又極勇敢惟初七日進兵
尚可稍速初八日進兵卽須整隊再進一步尤須持
重并力前進以厚其氣勢臨陣分枝以杜其包鈔防
民房賊館之埋伏應燒者卽燒之毋爲婦人之仁防
山僻小徑之鈔襲我後賊來求戰不宜速戰待其變
症畢露醜態畢露然後應之得勝不宜遠追不可離

營壘太遠穩立不敗安排二十日步步爲營賊必不能支昨兩日之速催進兵恐其遁也此後又不可催應由春霖武臣妥商漸進壽山入營公商更好

致各營及周壽山司馬

四月初九日

鮑軍門已進大橋頭應停頓觀察以審賊情不宜速進多公已進唐家橋又擬分兵岡子嶺惟馬踏石一路無人賊必由此竄去我亦不知此路在何處其能否分駐亦不能定也多公深以此路爲慮成武臣能否分駐於此請卽公商斟酌林翼亦無成見總之賊在關內者三分之一在關外者三分之二且狗彘自

在關外則大軍總不宜急切進關大橋頭之潘家廟
堂爲形勢之要儘可穩紮也